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長洲王楙

酈生事不同

史記酈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酈見高祖事不同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酈生聞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野客叢書卷三

黃周賢

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爲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酈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

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
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
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
沛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
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
儒人酈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遽雪足延
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
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
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
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
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
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壘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
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
陳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
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倨洗見酈生由後所
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

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爲足下殺之其他語意
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
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
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
莫知所爲寬爲言意掾史因使爲奏奏成讀之皆服
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
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
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

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
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
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
而愛幸湯湯以爲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
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
不見還至府爲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卽時賜
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
見以至上前尚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
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
幾泯没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
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
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
甲曰然卽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
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必有餘責
歐血而歿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
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歿夫以宰相
大臣獄吏尚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
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

八野客叢書卷三

四

例詳

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
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討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
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
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
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
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焉
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

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為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怪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披霧睹天

野客叢書卷三

五

何祥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塞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矚白日

痲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痲首疾鄭注痲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痲首消中

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瘠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瘠爲消病惟禮部韻疇字下注酸痛頭痛是爲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痛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彪

野叢書卷五

六

何詳

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暕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沉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

香益宗抑為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為王祥尤為切當為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儼古

遜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儼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為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為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鮠生若不為上柱國歟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歟為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鮠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衛

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爲祝鮀是狃於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排疎賓望衛惋祝鮀眇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

野客叢書卷三

八

藥

有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堦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鬢王維曰藥欄花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又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若谿漁隱亦引藥爲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

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末之聞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邪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開八表

以十年為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

野客叢書卷三

九

表

表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為第八表蓋以十年為一表爾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荀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表之期又曰慶闡開八表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盜改開為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

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向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野客叢書卷三

十一

家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文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臯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全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爲之注耳

稱翁姑爲官家

吳人稱翁為官稱姑為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為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為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傳籍孺閎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歿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黨人遜感寔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為貴也旨哉斯言僕觀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

盡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歿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爲一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不野叢書卷三

三

東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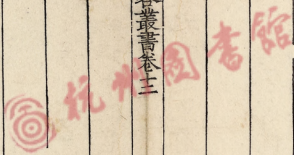
灰釘事

劉鍇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珎奇椎鳴鏑釘鹿蠹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會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

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錄
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為岸
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
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夔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
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長洲王林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奉字蓋愿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

野客叢書卷十三

一

艾

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劔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爲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夙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爲穿鑿之說無

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彝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珉謐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璵有

搏者亦相繼為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蔡仕唐為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剎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剎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歿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

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混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爲常何其

八野客叢書卷十三

四

黃朝賢

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

殺阬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

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

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爲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
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
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
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旣欲爲官又欲
爲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
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
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
潮水至夷亭末以爲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
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
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
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
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爲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
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
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爲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
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爲識體僕伯祖公
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

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
貴母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
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爲嫌人嘉伯祖之不
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王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
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涑銅料重
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
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料食
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鈿銘候鈿重五十

八野史叢書卷三

七

卷四

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齋夫放
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

闕二

省其

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

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

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

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

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

兵旣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

後効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王汝家所藏銅

料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

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鈺無所考據然不觀候鈺銘無以驗銅料爲真新始物也候鈺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爲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八野客叢書卷三

八

黃州野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程方進爲相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死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菲五五者則以爲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至孝銘爲考憂釋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

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爲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敝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

卷五

九

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間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爲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之據詩爲龍乃寵字借寵爲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爲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

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間者僕觀爰盜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爲嫌蓋受其說不以爲罪蓋用種計乞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爲狂卽與偶然之輩傲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閤

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閣下今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為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齎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簞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綃漸歎曰

入野客叢書卷三

十一

章

縞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為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文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

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衝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卽來我卽發曰卽上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鑑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鑑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荀下

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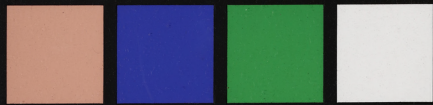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colorchecker CLASSIC



杭州圖書館

xrite

13848404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